

天主教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學士論文

指導老師：曾凡慈

性別皮囊下的破繭重生

—扮裝的污名管理與認同

The Management of Stigma and Identity within Transgender

學生：林韋成 撰

中華民國一〇三年十月

天主教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學士論文

性別皮囊下的破繭重生

—扮裝的污名管理與認同

The Management of Stigma and Identity within Transgender

學生：林韋成 撰

指導老師簽名：

中華民國一〇三年十月

系所章戳：

謝辭

首先，我必須感謝我的指導教授曾凡慈老師，在做論文的一路上，對於我突如其來的任何想法都能夠給予支持和建議，經常還得接受我的詢問轟炸。一直以來，老師總是不厭其煩地一一回答我的問題，讓我在這過程中的疑惑，都能在老師的循循善誘下獲得解答，也讓我奠下對研究的興趣。老師絕對是這篇論文的最大支柱，期望這次研究能夠不負老師的指導，忠實地述說應該被大家明白的真相。

另一位功臣，絕非我的好夥伴子涵莫屬了。很感謝能和你成為論文的夥伴，在這將近 8 個月以來，我們彼此討論、思考、慌張、鼓勵，每一次前往訪談都互相激勵對方，希望在訪談中都能夠盡到最完善的表現。也謝謝妳願意體諒我時不時的「討債」，這段時間辛苦妳了，我相信結果會是美好的。其他在學士論文同組的同學：泓安、怡晶、佑華、筱菁、季庭、岳霖、宜穎，都在論文 Meeting 時，給予我許多的意見，很喜歡和你們討論的時間，輕鬆卻又不失嚴謹，讓我能夠重新省思我研究的缺點，進一步地改善。另外，也要特別感謝岳霖、婷如、世威學長，給予了我們接觸受訪者的管道，讓我們在找不到合適的受訪者時，得到你們雪中送炭的幫助。還有我的直屬學姐伊婷，在接受到我的邀請時，就立刻答應成為論文發表的回應人，很開心也很感謝有這麼照顧我的直屬學姐。同時也要謝謝我的家人和一群討人厭的損友們，有你們的支持下，我才能遵循自己的意志，盡心盡力地去做這份研究，一直以來，你們都是我強大的後盾。

最後，要感謝受訪者們，願意在百忙中抽空，和素未謀面的我們見面。我想能夠讓你們鼓起勇氣，向我們坦承人生的力量，都是源自於想改變這社會的冀

望吧！所以憑著這股衝勁，這篇論文才能夠順利的完成。謝謝每一個閱讀這份研究的讀者，也希望這篇研究，能夠讓你對跨性別扮裝有更詳細、正確的認識，並從他們的污名處境中，反思我們在生活中性別常規的分布。未來，期望我們可以一起為突破性別常規努力，給每個人有更公平的機會活在這世界上。

摘要

多元性別的呈現在現今台灣社會中，難以擺脫出性別二元的限制，受到主流社會文化的貶抑，其中又以「跨性別扮裝」受到更多的污名與歧視。本研究將結合跨性別與污名的概念，使用質性訪談作為研究方法，探討扮裝者面臨的社會處境，以及其如何超越性別二元結構而演化出獨特的扮裝歷程。同時側重探討歷程中的污名經驗，找出影響自我認同的關鍵和污名管理的模式。研究結果發現：扮裝者主要會對扮裝形塑出成為女性與呈現自我這兩種認同模式，因應認同的差異，來選擇對扮裝污名採取角色分離或日常扮裝的管理策略。角色分離可保有兩個性別身分的轉換，但同時必須承受藏匿秘密與孤獨感產生的痛苦；日常扮裝則是將自己喜好的裝扮，忠實且全面地呈現在生活圈當中，能享受做自己的合適感，不過也得有足夠的抗壓力，來面對社會異樣的眼光，並規劃出合適的應對方式，解決遇到的緊張情境。最後，我盼望藉由清晰化扮裝歷程、認同和污名管理的互動經驗，讓更多人理解扮裝行為是種抵抗二元框架的性別呈現，不應被污名化為病態或異常，進而尊重多元性別的存在。

關鍵字：跨性別扮裝、污名、認同、多元性別、抵抗

Abstract

LGBT are difficult to get rid of the restrictions of gender binary, disparaged by mainstream society in Taiwan. Among them, "Transgender" are most being stigmatized. This study combines stigma to discuss the social situation and unique life experience of transgender with interviews. Besides this research also discuss the experience how to influence self-identity and management of stigma.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 Transgender have two ways of self-identity, one is being woman, the other is being myself. According to their self-identity, they select separation of role or dressing in life to be their way of management of stigma. Separation of role keeps two gender roles in the same body, and taking stress by keeping the secret and loneliness who select the way must to experience ; dressing in life is the way to dress any clothes which they like in life, and planning method to resist pressure by discriminated from others. Finally I hope this study will let more people to know transgender is a kind of gender, not about disease, and respect them.

Keywords: Transgender, stigma, identity, LGBT, resistance

目次

| | |
|--------------------------|-----|
| 謝辭..... | I |
| 中文摘要..... | III |
| Abstract..... | IV |
| | |
| 第一章 緒論..... | 1 |
| | |
| 第二章 文獻回顧..... | 5 |
| 第一節 台灣跨性別研究..... | 5 |
| 第二節 污名管理與認同..... | 7 |
| 第三節 小結..... | 10 |
| | |
| 第三章 研究方法及架構..... | 12 |
| 第一節 研究方法..... | 12 |
| 第二節 研究對象..... | 12 |
| 第三節 訪談架構..... | 14 |
| | |
| 第四章 扮裝歷程與認同的發展..... | 18 |
| 第一節 扮裝初體驗..... | 18 |
| 第二節 扮裝認同與性別常規的逾越和再製..... | 21 |
| 第三節 扮裝人生的插曲..... | 26 |

| | |
|----------------------|----|
| 第四節 小結..... | 29 |
| 第五章 污名管理與認同的再現..... | 31 |
| 第一節 角色分離的生存戰略..... | 31 |
| 第二節 日常扮裝的生活守則..... | 37 |
| 第三節 小結..... | 43 |
| 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 | 46 |
| 第一節 結論..... | 46 |
|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 49 |
| 參考文獻..... | 51 |

第一章 緒論

「你是男生耶？穿這樣好娘喔～」、「女生就應該學會穿裙子和高跟鞋！」，這樣的言語充斥在我們所處的社會中，無論是我、是你，還是他們。在社會建構下形成了一個對於性別應該有的外觀樣貌，內化成為我們心中根深蒂固的準則。髮型、服裝，又或者是一舉一動，傳統性別的框架無所不在，生活在社會中的每個人，時時刻刻都在接受這個準則的審判，一旦有人打破了框架，便會成為眾矢之的。迎面而來的是批評和嘲笑，被冠上了「變態」又或者是「同性戀」等標籤，無法自信地展現對自己外在樣貌的認同。

從台灣社會本身來看，在 2010 年底一件馬偕醫院性別歧視的行政訴訟，突顯了未依照性別框架穿著的不利處境。在相關報導¹中指出，馬偕醫院以某周姓員工怠忽職守等原由將他解雇，但周姓員工認為馬偕院方是因為他穿著女裝上班，且上女廁才會做此裁決，因此向北市府提出申訴。最後由臺北市政府性別工作平等會判定院方此等行為是性別歧視，依《性別平等工作法》向馬偕醫院罰款五萬元，並要求讓周姓員工復職。這是全國首例因解雇扮裝員工被認定為性別歧視而受罰的案例。另外在 2012 年，也發生了一起高雄三民家商要求女學生在校必須著裙裝，若想穿著褲裝必須另外申請長褲證²。有學生指出因為沒有明顯特殊的原因申請穿著長褲，遭到校方拒絕，學校教官則建議她至輔導處進行約談，以辨識是否有性別認同障礙(Gender Identity Disorder)等問題，讓學生感覺備受侮辱，認為校方存有刻板印象，傷害學生自尊。這並不是第一次學校的服儀規定引發議論，過去也曾在台南女中³、開平高中⁴發生過強制穿著裙裝的爭議，校方都同樣要求

¹ 「男扮女上班 遭馬偕開除」，蘋果日報，2010-12-30。

² 「三民家商強制女生穿裙 想穿褲須填申請單」，聯合新聞網，2012-10-11。

³ 「台南女中千人脫褲 抗議校禁短褲」，蘋果日報，2010-03-19。

女學生必須有精神醫療專業開處性別認同障礙等證明，才能免除穿裙子的規定。許多學生認為這樣的規範不僅沒有給予尊重，也失去對身體展現的自主權。上述的新聞事件中告訴了我們，無論是在校園或是職場上，性別刻板印象仍然會在穿著上形成規範⁵，而像扮裝這樣「異於常人」的性別穿著，則會受到社會大眾的標籤，單就從穿著打扮上污名化其人格性情、行為能力等與外貌無關的特質，甚至可能被精神病理化或危及工作權。

上述的新聞事件中，我們可以得知現在台灣社會，仍然有許多地方存在著對跨越性別的扮裝，存有不友善的認知，讓更多有扮裝慾望的人們，必須在畏懼污名的陰影下生存，擔心展露自己的跨性別扮裝慾望會讓他們陷入另一個困境。按照國內最具規模且最有歷史的跨性別網站「茱莉安娜的秘密花園」⁶的分類，扮裝者可分成數類，主要是以 TG(Transgender)作為在心理上對異於原生生理的性別，具有認同者的通稱，也就是一般我們所稱的「跨性別」。其中依照不同的認同情況還細分成了三類，分別是 TS(Transsexual)、TV(Transvestite)、CD(Cross-Dressing)。TS 代表變性慾者，指的是希望藉由手術來改變性別者；TV 為扮異性症，意指能夠從裝扮異性上得到性興奮或快感等，這個分類具有較多歧視和病態的意味，且此分類多數仍為異性戀者；CD 則是單純代表打扮成異性裝扮者，並不具任何疾病或是性傾向等意義，較為中性的用詞分類，因此現在多不使用 TV 而使用 CD 來代稱(何春蕤，2002)。

⁴ 「女生不穿裙 就是性別錯亂？」，自由時報，2005-02-19。

⁵ 女扮男裝比起男扮女裝而言，雖看似受污名的程度較低，但從這幾所高中的例子顯示，性別裝扮規範依然有強大影響力，校園試圖模擬社會制度，以其制度去規訓學生，其中也包括了性別意象的呈現。

⁶ 「茱莉安娜的秘密花園」是台灣最具規模且有歷史的跨性別網站，從約莫民國 85 年起開站，站主「茱莉安娜」會分享各種國內外與跨性別相關的消息，同時也分享自身經驗給跨性別的同好。中途歷經關站導致部分資訊流失，但在 2011 年和 2013 年分別在 yahoo 部落格（現已停止服務）和痞客邦以 blog 形式重新開站。

本研究中欲以做異性打扮的「扮裝者」為對象，並且無侷限在 TS、TV 或 CD 的分類上⁷。當然，每個扮裝者的認同並不一定是上面分類的哪一個，但有一個共同點則是：在順從自己意願下，無論其性傾向為何，都能從扮裝的行為中得到不同程度的滿足。但由於我們生活在異性戀為主流的社會框架中，傳統性別角色的結構規範了我們每個人的性別特質與其應有的行為，做異性裝扮的人是不被允許的。因此扮裝者在做打扮時經常是在心中渴望與社會常規中拉扯，一方面想滿足自己的扮裝認同，一方面擔心社會的譴責或嘲諷。原因就在於這樣的性別結構中，對做異性打扮者貼上異於常人的標籤，污名化了他們的性別表現，所以他們在展現自我時，也承受著社會大眾對他們誤解的龐大壓力。

然而，在扮裝者的污名經驗中，特別之處在於許多人並不會因為畏懼污名而隱藏在自己的私密世界中，而是更渴望得到其他人的注目與認同。例如「茱莉安娜的秘密花園」的網站站主就曾提及扮裝上街的內在感受：

「剛剛開始『易裝出遊』時，深怕被人看出來，最好不要有人注意到我，用奇異的眼光看我，出遊幾次以後，發覺沒有人會多看我一眼，我又覺得有點失望，因為我在別人眼中只是一個平凡的女人，可是我更希望在別人眼中是一個『風情萬種』的美女，贏得讚賞的眼光，可能我是奢求太多了。」⁸

是什麼樣的動力促使他在面臨被揭穿的危機下還扮裝上街？追求的是他人的驚

⁷ 在跨性別族群中，部分 TS 與 CD 會因為變性手術必要與否爭執不休，TS 較為接受性別二元論，認為要透過手術才能完全地變成另一個性別，因此對 CD 非男非女的裝扮難以接受；CD 則認為不需要靠身體器官也能證明自己的性別，以自我的認知作為性別的主導。且變性手術目前為不可逆的醫療行為，有許多人在一時的衝動下進行手術，之後才發現自己並非真正的 TS 而後悔莫及。因為如此，CD 認為單靠扮裝即可達到呈現性別的目的，同時也因為在這樣認知差異上，形成了 TS 與 CD 的認同分歧。

⁸ <http://julianacd.pixnet.net/blog/post/230203835>，「茱莉安娜的秘密花園」的站主在重新開站後，發表一篇約在民國 85 年左右完成的自述。檢索日期：2014-01-29。

艷？認同？還是美麗外貌的滿足？既畏懼污名，又渴望眾人注意到他的美麗，顯現出扮裝者的處境經常活在矛盾掙扎之間。

綜合前述，扮裝者在自身的生命經驗中，極容易在人際互動或是社會制度上受到標籤或是阻礙，但扮裝的渴望並沒有因此消失，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去萌芽、發展。所以本研究將從受訪者的扮裝經驗作為起點，檢視他們是經過何種歷程和發展，逐步追求夢想中的樣貌，而成為一個扮裝者？他們本身的性別認同，又如何影響其扮裝行為？⁹在扮裝認同和社會期待對立的局面下，會發展出何種的自我認同？我同時也專注在扮裝歷程中的污名經驗，並追問受訪者如何理解並回應扮裝的污名，對一般大眾所認定的扮裝污名是否也會產生認同？如果會的話，在面對自我扮裝慾望與社會刻板印象所賦予的罪惡感之間如何取捨？若是不認同其污名，會採取何種方式來抵抗、並展現自我認同？面臨他人的污名化的嘲諷時會有什麼樣的應對方式？除了要釐清現今扮裝者在社會中面臨的處境外，也期望藉由他們的扮裝經歷、污名經驗與個人道德歷程，去找尋影響扮裝行為與認同的關鍵，並探討他們如何藉由污名管理來回應扮裝下的真實自我與外部世界。

⁹ 例如前面提到「茱莉安娜的秘密花園」的站主其實已婚，並且已為人父，也並如一般人可能以為扮裝者都是渴望變性的人。我也好奇這樣的性別認同及身分，與扮裝行為之間會有何種衝突？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台灣的跨性別研究

比起同志研究，跨性別研究在台灣的性別研究中仍佔少數。在現今存有的研究中將跨性別以TG(異性認同)代稱，並將其分成了TS(變性慾者)、TV(扮異性症)、CD(裝扮者)等類別。目前在稱呼有扮裝傾向的人們時，也多不再使用TV這種具有貶抑、病態的用詞，主要是以TS、CD作為通稱。社會間也會有以「第三性」來稱呼跨性別族群的人，但近年來這個用詞被媒體渲染，與性工作者做污名的連結(例如：第三性公關)，導致多數跨性別者不願使用「第三性」作為其代稱，而是使用看似較有專業性且不具貶抑特質的英文代稱(何春蕤，2002)。

跨性別研究中，TS的研究又佔了多數，主要的方向為醫療制度和性別認同歷程的探討。例如陳美華、蔡靜宜(2013)對台灣評估變性標準提出質疑，認為台灣制式又過度簡化的線性評估流程，讓醫師和TS再次陷入二元化的性別體制中，且因在法規上的模糊不清，讓評估變性成為醫師主觀的認定。而呂孟育(2012)也提出對醫療化跨性別者的疑惑，認為變性手術並非跨性別者的唯一出路，性別展現應該在於個體的呈現，而非以身體器官作為性別的依據。台灣變性評估的機制上對跨性別仍然存在許多的不瞭解，蔡宜芯(2011)在談論性別認同診斷時，從中看見醫療體系對於跨性別者，依然是以病症的角度去看待，試圖用性別二元的體制去分門別類。無法明白跨性別者的多元性別呈現，因此讓許多跨性別者在這套機制下受阻，無法獲得所需。現實生活中，不僅是TS，而是所有的扮裝者也會遭到如此待遇，制度的性別二元化更是讓扮裝者處處受阻礙，不論是求學、求職，即便是上廁所都會是扮裝者的困難挑戰，但扮裝者並非皆追求生理構造的改變，

而是自我認同的性別呈現。不過令人惋惜的是現今制度下，只看得見生理器官的差異，個人的性別認同卻無法得到真正的重視。這樣的概念，在台灣也逐漸發酵，台灣衛生福利部與性別人權專家和團體協商，希望未來性別變更不應該以醫療鑑定來主導，而應該是以跨性別者自主心理的性別認定為依據¹⁰，去落實多元性別的呈現。

在謝秋芳、林致柔、吳璧如(2012)的跨性別研究中，則是以受訪者的性別認同歷程為取向，在生命歷程中描繪出性別認同變化的過程，從中發現同志與跨性別間的差異，也提出異性戀社會形塑出的性別框架，會對這些多元性別的族群產生影響。比起跨性別，同志族群在外貌上較為接近異性戀的呈現，所以在一般社會大眾的接受程度也比跨性別來得高，因而使得同志族群也會排斥跨性別者，讓跨性別者的社會處境更瀕臨角落，其所擁有的支持系統少，獲得的歸屬感也較薄弱。這樣相同的概念，在高宏翔(2012)的自我生命述說中也曾提及，跨性別群體在面對自我歸屬認同時，時常會發展出「進退兩難」的矛盾，一方面不被異性戀社會所接受，另一方面在同志群體中也無法得到認同。因此跨性別者較容易進入邊緣化的處境，為求認同而改變自己來迎合群體。呂孟育(2012)更指出在討論跨性別時，多數會以 LGBT¹¹ 一同探討，雖然四個領域有著相同的發展背景，LGB 在社會的接納度隨著時間提高，但跨性別卻無法得到認同，以至於他們時常感到孤單和無助。「跨性別」並非是談論性傾向的偏好，而是自身對於性別的認同展現，但無論是異性戀社群，抑或是同志群體上，多數仍然存在著誤解，讓跨性別者必須在他人的異樣眼光下生活，或是隱藏自身等方式來抵抗社會對自己的污名。

¹⁰ 「性別變更鬆綁 未來不需動刀」，自由時報，2013-12-10。

¹¹ LGBT 指的是女同性戀(Lesbian)、男同性戀(Gay)、雙性戀(Bisexual)、跨性別(Transgender)等四個與異性戀相異的性別領域。

檢視國內目前的研究，不只跨性別的相關研究少，研究單純扮裝行為的更少，僅何春蕤(2002)曾多方位地討論過跨性別扮裝(包含了 TS、TV、CD)。這份研究中提及，扮裝者對於衣著改變的堅持，是因為衣著是人類的另一層表皮，它能夠顯而易見的呈現性別，而扮裝這個行為則可以將自我認知和生理身體劃開界線，藉此超越身體性別的局限來獲得心理上的滿足。但要獲得這樣的滿足並不容易，在研究中的許多個案，就因為與家人同居而陷入兩難，藏匿扮裝資訊、物品都成了扮裝者的扮裝歷程中無法避免的風險，若非經濟自主或單獨居住，就必須在這種充滿被揭穿的危機中，滿足自我的認同。何春蕤也指出扮裝者會利用切割生活圈，或是營造怪異孤僻的形象來逃開各種尷尬、被羞辱的場合，因為他們知道一般人並無法接納跨性別的扮裝行為，只好藉由這些方式來維持「正常人」的形象。因此無論何種屬性的扮裝者，都會為了避免陷入被「揭穿」的窘境中，而發展出各種管理「危機」的配套措施。顯示出台灣的跨性別困境中，很大的一部分是來自傳統性別刻板印象的污名，在拋下這樣的框架之前，跨性別者就無法完全地被社會所接納，只能在他人看不見的陰暗處展露自我的認同，但心中又期望能夠展現自我的美麗在世人面前，深陷在難以抉擇的兩端中。

第二節 污名管理與認同

Goffman(1963)曾提及污名(stigma)一詞來自於希臘人在過去會利用刀割或是烙印等方式，在有特別社會身分的人身上刻下印記。這群人往往是奴隸、叛徒，有著污點且地位卑賤的身分，污名指的就是他們身上的印記，用來象徵他們的不潔與低賤。但到了現在，污名一詞不再是指向那身體印記，而是代表著被鄙視、排斥，更甚是唾棄的特質本身，並且隨著時代的演變，以及在不同的族群當中，

被污名的特質也會有所不同。藉此，也可看見污名是屬於體制所建構的產物，並非其特質本身有所偏差，而是因為異於主流社會體制，就被視為是較低下的屬性。這種受污名的屬性特質，形成了一種強大的貶抑力，在一個族群中被發現擁有這樣的特質時，就會將其從普通人的身分降級至不受歡迎、被排斥或是無能等各種負面、低劣的身分，失去與他人平等立足的起點。

被污名的對象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在如何對污名進行管理來減輕自身活在群體中的壓力。因此 Goffman 同時也藉由可見性(visibility)的差異，將被污名者分成兩種類型，分別是明顯遭貶抑者(discredited)以及可能遭貶抑者(discreditable)¹²。會有這樣的分別，來自於其他人是否能夠輕而易舉地從外在訊息上看到污名的特質。如有肢體障礙或是顏面受損者，由於從外在顯而易見被污名的特質，因此被歸類為明貶者；而像是愛滋病、同性戀等受污名的族群，並無法單就從外在判定，所以會被歸類到可貶者。**此次的研究對象扮裝者，在 Goffman 的分類中卻橫跨了兩個類別**，會有這樣特別的情況是因為扮裝者被污名的特質在於「扮裝」。扮裝者由於可以輕易的隱藏這項特質，本應屬於可貶者，但有許多的扮裝者將「扮裝」融入到日常生活中，雖不願被他人指指點點，卻又希望大眾注目他們的與眾不同，因而從可貶者轉向明貶者，因此在做「轉換身分」的過程中，處理污名的方式也會有所不同：扮裝前的可貶者身分，必須利用訊息控制的策略來回應可能遭致污名的情境，而在扮裝後的明貶者身分，則是藉著管理面對面互動的緊張來面對污名所加諸的壓力。

會影響污名處理的，不僅是在污名特質的可見與否，除了 Goffman 所提出的受污名者與「正常人」間的互動關係外，Spicker(1984)認為受污名者本身的感受

¹² 為了精簡研究的篇幅，之後本文將明顯遭貶抑者稱為「明貶者」，可能遭貶抑者稱為「可貶者」。

也相當重要，也就是污名感(feelings of stigma)。在謝世忠(1987)的著作中指出，污名感會影響一個受污名者的認同，無論是在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情況下，面對污名後的感受，都會影響到其接下來的認同與決定。所以在處於不同的時空背景以及不同的族群差異之下，即便是同樣一個污名特質，也會有不同的認同和管理方式。謝世忠以此概念來研究台灣原住民變遷的族群認同，發現當認同成為一種污名時，會急於捨棄這個認同，反而去接受主流文化的價值觀，鄙視自己族群文化的認同，形成一種污名化的認同(stigmatized identity)，進而內化，對自己的原住民身分產生負面認同，極力去隱藏這樣的身分。張秩鑫(2004)在研究聽障團體時也發現，現今聽障者主流的學習是以融入正常聽力者社會的口(唇)與為主，而非聾人較常使用的手語。多數聽障受訪者和正常聽力者對耳聾這件事抱有較負面的看法，希望以重聽等因素遠離全聾的標籤，接近主流社會。這樣的情況不僅在於族群認同上，在疾病上的污名也具有相同的狀況，許多精神障礙者會將主流社會對他們的歧視與偏見內化成對自我的認同(唐怡楨、陳心怡、吳慧菁、鄭詩蓉、高藝洳，2009)，因此加重精神上的負擔，更可能導致疾病的嚴重化。而吳嘉苓(2002)在不孕症污名的研究也指出，雖然同是面對不孕症的污名，但是在不同性別、教育程度、經濟地位、成長背景、家庭環境等，都會影響其對污名的認同，像是在社經地位較高或是無傳宗接代壓力下的不孕症者或其配偶，所承受的污名也會減輕許多，因而影響做出污名矯正、轉移或是改變認同等不同的管理污名方式。

但在跨性別族群上，影響污名管理方式差異的，不單只是污名化認同發展的有無。而是在扮裝認同和性別常規背道而馳下，逐漸隨著生命發展而衍生出的自我認同有所關連。兩者間在扮裝者心中拉扯，當扮裝認同高於遵循性別常規的程度時，便有可能產生出欲破除社會性別框架的扮裝者(高宏翔，2012)；但為了符合性別常規而壓抑扮裝認同時，則可能形成小心翼翼不被發現的扮裝者。不過扮

裝者即便在追求社會期待下，也有可能因擁有其他符合社會範疇的特質，來合理化自己的扮裝行為並獲得扮裝認同。尤其在性傾向上，異性戀的扮裝者更常因規避了同性戀的污名，使其扮裝認同成立(黃國書，2008)。看似扮裝認同和性別常規存在著互斥性，但在扮裝者身上，我們卻也看到了同時並存的可能性。這樣多元的思維形成了獨特的自我認同，再進一步成為污名管理方式的主導，**無論是為了要隱藏、矯正或是破除。**

台灣在污名的研究除了上述有提到的原住民以及疾病外，也在愛滋病(蔡宜慕、呂佩珍、梁蕙芳，2013)、同性戀(畢恆達，2003)、保險業(蘇薰璇，2013)、卡債者(簡錫堃，2011)以及高齡未婚女性(邱郁茹、高淑芳，2012)等議題進行污名研究，大多的污名研究著重於個人認同觀感或是結構制度的形成上，雖已有許多面向的討論議題，但仍有許多受污名的對象未被提及，扮裝者正是其一。其污名經驗上與他者不同，不單單僅是異於性別常規遭到污名，在扮裝與污名互動的經驗中，內心所形成的矛盾與衝突：展現的慾望和污名的懼怕，形成了扮裝者心中天平的兩端，彼此不斷拉扯、爭奪，這樣的經驗是其他受污名者少有的。因此這次研究以扮裝者作為研究對象，並著重於在自我認同、污名經驗與管理間相互影響的關係，根據受污名者與污名的微觀互動中，找尋污名影響人類生活的軌跡。

第三節 小結

從上述的文獻中可以看見，跨性別議題在近年來才開始有較多的研究者注目。在過往的性別研究中，兩性與同志議題仍為主宗，即便有提及跨性別的部分也只是輕描淡寫，也少有研究者著墨跨性別與污名的互動與認同上，多數是在談論醫療與 TS 間的互動關係或生命經驗的述說。的確，跨性別在社會上的比例是占少

數，與同志相較，他們更受到污名的影響，以至於隱藏自身不願被揭露，田野樣本也較不易取得，所以在研究上確實有較高的門檻。不過隨著時代變遷，教育和媒體開始傳遞性別多元化的觀點，部分跨性別者也開始願意揭露自我，再加上多元成家法案的沸騰，性別多元的議題再次被拱上台面，讓大家更有機會得知多元性別的存在。本研究將探討污名這個重擔在跨性別族群當中的扮裝者身上造成了何種影響，分析其扮裝歷程中影響自我認同的關鍵，並關注在不同的污名管理方式，其所處於的時空背景、社會身分差異與自我認同間，又擁有何種的差異，如何推展出屬於自己的污名管理方式。冀望藉由這個研究的結果，讓更多人對於「跨性別」的認識由陌生轉向明白，更瞭解性別的多樣、多元性，接納多元性別存在的事實，能夠以平常心去看待這樣的差異，給予他人展現自我性別的尊重。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架構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計畫將會使用質性訪談的方式作為研究方法。選擇質性訪談而非量化研究，是由於扮裝者族群在社會中仍是屬於少數且隱密的團體，無法憑藉大量發放問卷來達到研究目的，並且在質性訪談中，受訪者可以更加自由地述說自身的想法，而研究者更可以根據不同的受訪者和特定的情境中，調整訪談內容和方向，以捕捉扮裝者複雜多樣的生命經驗。量化研究雖然可以用數據去推斷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但此次研究的方向是污名與扮裝者間的互動關係，其中可能含有許多不可預期的部份，也包括了受訪者自身的感受與意義賦予，這些都是難以用量化方式加以測量的，所以使用質性訪談會較為妥當。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焦點在「扮裝者」，也就是說無論其認同為 TS、TV 或是 CD，只要是做異性裝扮者，都會被納入本文指稱的「扮裝者」身分。扮裝者的性別，原本也是我在最初擬定研究時思索的變項。以同性戀為例，男同性戀比起女同性戀較難以被接受，而扮裝者也是如此。著男裝的女性多半會稱其帥氣、俐落，但著女裝的男性，卻是噁心、變態等負面的用詞，社會的接受度在性別上有很大的差異。其理由應為在男性霸權的社會中，男性被視為較優越的群體。若女性穿著男裝，會被認為是崇拜男性的行為，雖不苟同但可接受；當男性穿著女裝時，則被認為是種向下墮落的表現，不但不被接受，甚至會因此接受到嚴重的斥責(Johnson, 2005)。因此我認為性別對扮裝認同，勢必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不過實質上在

挑選的過程中可能會有所困難。女扮男裝的認定相對模糊，中性穿著的女性較受社會接納，比起男扮女裝而言，無法輕易地被認定或自認為是「扮裝者」。為避免界定上的模糊，此次研究將會以原生生理男性的扮裝者作為主要對象。

女性裝扮的定義雖比起男性裝扮要來得明顯，但歷經潮流與時尚的變遷，服裝的性別分界逐漸變得模糊，長髮不再是女性的特權，裙裝也能是男性的衣著。每個人對於扮裝的認知開始出現了落差。因此，「扮裝者」認定的角度，回歸到了受訪者自身，從受訪者自己的認同，以及受訪者生活周遭的他人，對於受訪者的看法，來做為一個判定的標準。也就是說，無論自身的意願和認同，當社會上的他人對自己貼上了「扮裝者」的標示，就會被迫成為「扮裝者」身分的一員。藉此看出，「扮裝」一詞的產生，究竟是個人認同的延伸，抑或是社會賦予的標籤。

對於許多扮裝者來說，扮裝仍舊是一件不能說的秘密，並非是件可以輕易向他人訴說的心事，必須花費時間去讓他們信任，並肯定這份研究會有助於讓其他人對跨性別有更正確的認識。因此，樣本選取採用滾雪球的抽樣模式，除了以研究者本身的人際網絡外，也接觸了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和台灣 TG 蝶園、偽娘國際交流中心等各種網路扮裝社團，從中找尋適當的受訪者。在研究初期，原希望以年齡、教育程度和社經地位等變項來做分析的依據，但在進入田野訪查後，受數量和個人隱私保密的限制，無法均衡地訪談到足以分析的受訪對象，所以僅能將其作為輔助分析的可能因素，而未做深入的探討。開始進入訪談後，我根據受訪者本身對於污名管理方式的差異，大致將其分成了兩個類別：角色分離與日常扮裝。這兩種方式為大多數扮裝者管理污名的選擇，在呈現認同的方法有相當大的差別，為找出影響污名管理的認同脈絡，共找尋了 6 位受訪者作為本文的研究對

象，並均衡兩種污名管理方式的受訪者數量，進行兩者間差異的分析比較。同時輔以分析在年齡、教育、職業、性傾向、扮裝年資等因素，探究其是否足以影響認同與污名管理的策略。

◎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 稱謂 ¹³ | 寧風 | 娜娜 | 卉卉 | 明瑾 | 維多 | 羅羅 |
|-------------------|------|------|------|------|------|------|
| 年齡 | 21 | 50 | 23 | 37 | 30 | 23 |
| 學歷 | 大學 | 研究所 | 高中 | 大學 | 大學 | 大學 |
| 職業 | 學生 | 教育相關 | 軍職 | 教育相關 | 服務業 | 學生 |
| 性傾向 ¹⁴ | 異性戀 | 異性戀 | 雙性戀 | 異性戀 | 同性戀 | 雙性戀 |
| 扮裝年資 | 約2年 | 約35年 | 約2年 | 約17年 | 約8年 | 約4年 |
| 污名管理 | 角色分離 | 角色分離 | 角色分離 | 日常扮裝 | 日常扮裝 | 日常扮裝 |

第三節 訪談架構

主要的訪談會從受訪者的扮裝歷程開始，由扮裝生活的成長脈絡中，追溯受訪者是如何從「正常人」逐步成為「扮裝者」，並在這樣的過程中找出扮裝的助力與阻礙分別為何者？陷在扮裝認同和社會期待的困頓中，又會如何做出取捨？而後循序漸進地往受訪者生活中的扮裝污名經驗發展，以其扮裝歷程為背景，尋找扮裝行為與性別常規相牴觸，導致污名傷害的經驗。最後，再結合受訪者的扮裝歷程與污名經驗，探究受訪者本身在個人與社會相互摩擦下發展出的自我認同，並詢問有關於扮裝行為的管理方式，用以理解「管理」與「認同」間的關係。期

¹³ 為保密受訪者身分，在本文所有受訪者的稱謂都已做匿名處理，皆為假名，與真實姓名無關。

¹⁴ 此處性傾向判定是以自身生理性別為準軸，再以其戀愛對象的生理性別，來分別出異、同或雙性戀的傾向。

望藉由此架構，看見扮裝者在污名的壟罩下，是如何建立起對自我的認同，並發展出一套生活模式，來讓自己獲得歸屬感或融入社會當中。訪談大綱如下：

(一) 扮裝歷程

1. 你會覺得自己是穿女裝嗎？或是有其他解釋自己服裝的答案？
2. 何時開始有想要穿被社會定義為女性專屬的服飾？為什麼會想要將自己打扮成女生（又或者是穿出適合自己，但社會不接受的衣著）？
3. 從什麼時候開始以及如何接受扮裝的認同？
4. 如何增進扮裝的技巧？例如服裝與其他女性用品的來源？化妝或是其他技術？
5. 通常會在什麼時候進行扮裝？扮裝之後會再進行哪些活動？拍照？逛街？
6. 這一路以來，你追求的理想形象有改變嗎？

(二) 認同發展與社會期待

1. 有曾經對自己的扮裝慾望感到矛盾過嗎？
2. 和父母的感情融洽嗎？父母的角色扮演？原生家庭裡的氛圍或管教方式屬於？
3. 會積極希望得到身邊親朋好友的支持（扮裝認同）嗎？或是覺得可有可無？
4. 社會對於性別角色的期待（例如：服裝、姿態等等），會認為是合理的規範嗎？
5. 扮裝這件事，和社會所期待的男性特質正好相反。因此在扮裝認同和社會期待間，要如何做出抉擇？能夠完全拋下其中一端嗎？

6. 在發展扮裝認同時，性傾向會是個重要因素嗎？有所助益或是阻礙？
7. 一般社會大眾對於扮裝這件事上通常有負面的評價，你認為那是事實嗎？又或者有哪些出入？
8. 排除自己有在扮裝的事實，對於其他勇於在日常生活中扮裝的姊妹們，會有怎樣的評價？
9. 在認同自己的扮裝傾向後，性格有因此轉換嗎？（例如變得較為孤僻，來避免與太多人交涉而身分曝光或以樂觀方式去掩蓋自己的不自信）
10. 「第三性」，面對這樣的稱呼，感受？依照自己的認為，會怎樣解釋自己的性別？
11. 自己在面對社會上的質疑時，是否仍能夠堅持自己的立場？為什麼？

（三） 污名經驗

1. 就學期間是否有因為扮裝遇到一些特殊經歷？
2. 是否已當過兵？當兵經驗？
3. 扮裝有為你在生活上帶來困擾（日常生活、交際）嗎？或是印象上最深刻的事？在哪個場合？
4. 有過周遭的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對跨性別者嘲弄或是發表反感言詞嗎？你有為此作出任何的回應嗎？
5. 有不小心被「揭穿」的經驗嗎？最後如何收場？
6. 有因為扮裝，被其他人用言語或是肢體等傷害過嗎？當下的反應是？

（四） 污名管理與認同

1. 陌生人對於自己的看法會在意嗎？為什麼會如此？
2. （承第四-1題，如果會）會希望他們是怎麼看待自己？

3. (承第四-1題, 如果不會) 那有會特別在意看法的人嗎?
4. 身邊的家人或朋友知道自己有扮裝的興趣嗎?
5. (承第四-4題, 如果知道) 是在何種情況下知道的? 他們的反應是?
6. (承第四-4題, 如果不知道) 是透過何種方式隱瞞? 為什麼會想要隱瞞?
7. 總而言之, 是怎麼選擇誰該知情或隱瞞? 會創造出個虛擬身分?
8. 曾想過要對扮裝行為矯正或是治療嗎?
9. 會希望變性嗎?
10. 對於走入扮裝這個世界, 有無過後悔? 或認為是最好的選擇?
11. 未來會希望將扮裝這件事「開誠布公」嗎? 或是進行手術? 又或是維持現狀?

第四章 扮裝歷程與認同的發展

扮裝者的誕生，絕非一朝一夕之故。「她」是個過程，一個永無止境在成長改變的過程，在成為扮裝者之前，都會有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其中，認同的產生和扮裝的呈現是一個相互影響交錯的力量，而這兩股力量將會編織出一個美麗又充滿糾結的人生。因此本章節將討論扮裝歷程和認同發展間的影響關係，扮裝者在發展認同和呈現扮裝的行動上是同時並存進行的，藉由認同進行扮裝，扮裝後的影響再修訂自我的認同。這樣重建自我的過程，在扮裝者的一生當中會不停地出現，而所處的環境、生命事件的發生、扮裝的年資等因素都成為作為扮裝者的重要依據，不一樣的歷程就會產生出不一樣的扮裝者，這也是後續要談及的污名管理會有所不同的原因。

第一節 扮裝初體驗

每一位扮裝者都存在著一個開始，一個進入自我探索的開始，也就是初次穿上異性服裝的經驗，伴隨著換上新的外貌，其所帶來的感受也將成為往後扮裝者所要追尋理想樣貌的基礎。這樣探索自己的開端，多半是在國高中，也就是進入青春期後，開始對於外貌產生想法和概念，對於所謂「美」的定義，在此時逐漸萌芽。經過一段時間的發酵後，進而想將理想中的「美」，呈現在自己的身軀上，但對於一個生理男性的人而言，在現今台灣的社會文化脈絡下，這些「美」的象徵往往是被貼上女性化的標籤，是不被允許的行為。也就是說，他們並無法直接地穿上與購買認為「美」或是「適合自己」的衣服，因而讓許多扮裝者跨出的第一步，是從自己家中開始，趁著獨自在家的短暫時刻，套上媽媽或是姊妹們的衣服，進入到另一個美麗人生：

娜娜：國中以後，對女性產生好奇，對女性衣物(尤其是胸罩)感到好奇。趁家人不在時，偷穿媽媽的胸罩、衣服開始……基本上都是趁全家只有我一個人不在的時候，所以機會不多。有幾次經驗讓我很難忘，我阿姨(母親的妹妹)全家出國去玩，媽媽晚上叫我去睡阿姨家，幫她看家，保證全屋子只有我一個人，可以勘查她的衣櫃，穿她的衣服，怎麼能放棄機會。

娜娜：我想主要是青春期後對女性身體的好奇和羨慕吧？媒體(電視、平面)上有那麼多曲線畢露的女子。

受訪者娜娜的初次經驗是穿著媽媽的衣物開始，由於對女性曲線的好奇與羨慕，讓能夠凸顯女性曲線的胸罩成了他扮裝的第一首選，趁著家人不在的少數空檔，讓美麗的曲線在自己男性的身軀展現，隨著伴隨而來的興奮與滿足，逐漸奠下扮裝人生的基礎。另一位受訪者寧風對於理想的焦點特徵也有類似的經驗：

寧風：我覺得話…可能就是會希望…有那個女性的…那個曲線，或是身材那樣，恩…就是看到那樣子會覺得很吸引人，然後就會想要扮成那樣……可能電視、網路，或者是現實生活中的某一個(女生)……會偷偷去買一些襪子之類的，就是…能夠展現曲線的那種襪子。

他們不約而同地在初次扮裝經驗中，選擇了能夠顯現女性曲線的胸罩和襪子，在各個媒體中，出現被認為是美麗的女性，有著胸部的起伏以及腿部和臀部的線條，被他們視為象徵女性美麗的焦點特徵，藉由特定部位的焦點衣物，能使他們接近「美」的世界，從外貌的改變到內心的滿足，這樣的滿足，也促使扮裝者未來對

於理想形象的形塑。

成為扮裝者的第一步，來自馬來西亞的羅羅則有著不一樣的文化體驗：

羅羅：就中規中矩這樣子，因為馬來西亞特別的衣服很少，幾乎沒有這樣子（富設計感、性別界線模糊的衣服）！馬來西亞衣服很無聊……（馬來西亞對服裝性別的規範）很明顯！男的一定要藍的、女的一定要粉紅的！……（來台灣後）就徹底解放的感覺。

因來台讀書，成為了羅羅進入扮裝世界的契機，在他的口中發現，比起台灣，馬來西亞對於性別常規更為鞏固，過去在馬來西亞生活的日子中，即便有對扮裝的渴望，但仍不敢有所大作為。所以藉著就學而來到台灣，脫離既有文化的束縛後，進行了從頭到尾的改造，留著長髮，穿著認為適合自己的衣物，得到了解放。但除了在外型的追求，其他受訪者對於扮裝也有其他的看法：

維多：因為我沒有特別扮裝，頂多就留這長髮，然後我就說我覺得肢體大過於扮裝，對我而言啦！我覺得就是很多人扮裝起來但是動作就超粗魯的啊！然後高跟鞋不會穿啊！O型腿，然後走路反正就是很魁。我就是不行、我無法，我就覺得寧願肢體比較接近女生，對我來講會比扮裝更貼近我！

從單純外貌打扮上的扮裝，深化到儀態肢體上的扮裝，超越了扮裝只能改變外貌的限制，成為由內而外性別氣質的呈現。柔化的肢體動作，將女性溫柔婉約的形象表露無遺，即便維多在受訪當時並未做特別的打扮，但在說話、飲食、坐姿上，就多了一份微妙的輕柔，這樣的儀態，讓即使沒有衣著相襯的扮裝者，也能夠展

顯「美」的姿態。

扮裝者對於「美」的標準，多半源自於社會對女性既有刻板印象的延伸，並追求形象上男女性別的差異。獲得差異或性別氣質，從自己的軀殼能夠展現出異性特質時，就能夠得到心靈上的舒適感或滿足感。伴隨著擔憂被發現的刺激感，恐懼和喜悅混雜，多數扮裝者此時開始注意到自身感受的變化，對於這樣的嗜好開始產生質疑，而付諸行動去查證、釐清自身的欲望。這裡開始，是作為一個扮裝人生的起點，誠實面對自己後，接下來面臨的則是一連串的挑战和衝突。

第二節 扮裝認同與性別常規的逾越和再製

隨著扮裝認同的成長，憑著難得一次偷穿家人女性衣物的機會，慢慢地無法滿足扮裝者對於自身完美的要求，逐漸演化出更完整、更貼切的扮裝行動。在進一步行動之前，從必須躲藏才能夠扮裝的形勢來看，扮裝者已能夠明顯地感受到，自己的扮裝行為，在社會的性別常規下，是會受到指責、攻擊的，但面對自己深切的渴望，卻又驅使自己去貼近「美」的境界。因此矛盾就此產生，扮裝者意識到扮裝認同與性別常規的強烈相斥感，悖德感讓扮裝者陷入了第一次的困境，心中對於自身的質疑聲浪四起，卻又是個不能告訴別人的秘密，矛盾和衝突只能夠自己單獨面對和承受。為了尋找生命的出口，同時隱藏自己身分，又能獲得相關資訊的管道—「網路」，就成了扮裝者發展自身認同相當重要的途徑：

娜娜：在接觸到國外資訊以前，豈止是矛盾，根本是充滿罪惡。覺得自己非常變態，因為國內當時的資訊都把變裝看成是病態行為，所以當我接觸到國外資訊時，我覺得要讓更多人知道，不要把自己陷入不必要的罪惡感中。

娜娜是受訪者當中，年齡最大的、扮裝年資最高的一位，在發展扮裝認同的初期，台灣的網路資訊並不發達，更別說能夠從網路上獲得正確且是中文的扮裝資訊。所以在建立認同時，娜娜受到了相當大的衝擊，將扮裝病態化的資訊比比皆是，沒辦法在那樣的環境中發展正向的認同。所幸娜娜同時也是受訪者當中，學歷最高的一位，閱讀英文資訊尚在他可達到的能力範圍內，他抱著一絲希望，轉向由網路找尋國外的相關資訊，才開始對扮裝有正確的認識，罪惡感因此減輕不少，同時也讓他意識到，在台灣的社會文化當中，跨性別扮裝並非是能夠輕易被接納的行為，即便產生對扮裝的正向認同，也不敢輕舉妄動，進一步現身去挑戰社會替性別設下的框架。

娜娜：身分完全沒有重疊，其實有時候覺得有點寂寞。也就是說，在網路上有一點點虛名，但和真實的人生完全無關。我也很好奇，我認識的人當中，會有人是我網站的粉絲嗎？這個問題也許永遠得不到答案。

為了讓其他扮裝者不要因為資訊不足而陷入不必要的罪惡感中，娜娜再次選擇藉由網路這個媒介，利用其匿名和便利性，成立網路平台，作為宣傳跨性別資訊的中介站。憑藉他的翻譯能力，轉載了許多國外的相關訊息，成為跨性別知識的中心。在訪談的過程裡，娜娜更告訴了我們，他是台灣首位將國外跨性別資訊中文化的始祖。因為他的翻譯，台灣開始有了 TS、TV、CD 等跨性別(TG)的分類，至今仍然在各個跨性別社團中被使用。即使他永遠無法得知那些曾和他在網路上交流的夥伴，彼此的真實身分，雖然寂寞，但為了保密自己的身分，也只能夠靠這樣的方式完成對自己的使命。

然而在資訊科技進步，扮裝的正向資訊普遍性愈來愈高，新生代的扮裝者，在網路上就能找到許多肯定扮裝的資訊，且甚至在保密自己身分的情況下，也能參與扮裝社團或是結交扮裝朋友，很迅速就能夠理解到：自己並非是孤身一人，而是有許多相同興趣的扮裝者存在於這世界當中。所以罪惡感的衝突時期，在他們身上明顯弱化且減短不少，多半可以在這過程中，建立對自我扮裝欲望的正向認同，而非對自己貼上病態的標籤。不過訊息的取得便利，並沒有使性別常規受到明顯的突破。對於社會的性別常態，受訪者們一致地表達：或許有些鬆動，但實際對於性別的接受度或規範卻改變得有限。認為主流社會的價值觀，仍舊是操控社會的主導，對於突破框架這件事來說，需要付出的代價是非常昂貴的，對於祈求平凡生活的扮裝者而言，這根深柢固的規範是不容許被挑戰的。

根據上一章節，討論到了對於「美」的追求，而在扮裝認同產生之後，對於自己追尋的「美」有了兩種分別的解釋：一個是認為自己在追求呈現自我的裝扮；一個是認為自己想要裝扮成女性。這兩種認同看似有相同的目標，不過卻有著明顯上的認同差異：

維多：就不會特別覺得他是男裝或女裝欸！就是…適合我的衣服？就是我穿起來舒服！……像穿裙子什麼的就會覺得非常 nature，就是天性……有時候去那種服飾店，它可能男女裝都有掛，當然我轉頭就是立馬看女裝，誰要看男裝，男裝那麼 boring。

維多就是屬於前者，對於自己喜好的服飾，不會特別以男裝或女裝的標準來區分，而是以呈現自我的為前提，認為只是適合自己的衣物在女裝的比例上偏高，在服裝上沒有所謂的性別分界，僅有適合與否的差異。

明瑾：應該說…我穿衣服並不是因為它是女裝而穿，而是我覺得它好看而穿！……有些人覺得是我喜歡打扮成女裝的樣子，但我的認知是，我並不是想打扮成女生的樣子，我只是覺得那件衣服好看！如果那件衣服擺在男裝部我也會去買啊！

受訪者明瑾也抱持著相同的看法，對他們而言，選擇服裝早就跳脫了性別的框架，即便大多數人仍然用男女裝的方式去區分，但他並不會特別受限於衣服被社會賦予的性別標籤，而是以自己的喜好去做挑選，服裝的性別不是需要納入考慮的範圍中。他們之所以被認為扮裝，是以外在社會性別規範的角度來檢視服裝，才會被認為是一種扮裝行為，但在他們內心的認同當中，他穿的只是適合自己的服裝，不是為了成為某個性別的行動，甚至覺得依照性別常規做的男性打扮，才該被稱為「扮裝」。另一部分的扮裝者，則對「美」有著截然不同的解釋：

寧風：如果呢…能夠從一個男性成功轉變成一個女性，然後如果又能夠打扮得很好，我覺得…就是會一種成就感，如果能夠打扮得完全…就是看不出來原本是個男生的話，那就會覺得很滿意這樣子。

成為女性，在寧風的眼中就是扮裝的最終目的，追求性別形象上的一致性。愈是一致，就愈能帶得寧風更多的成就感，讓他覺得又更貼近自己喜歡的女性形象一步，這過程中的障礙也就是自己身上既有的各種男性特徵。所以在選擇扮裝的絲襪時，他也會以磅數較高、材質較厚為主要選擇的方向，來讓男性較多的腳毛可以被絲襪完全地遮蔽，讓腿部的曲線產生後，不至於讓腿毛煞了這樣美好的風景。

卉卉：目前我就是想裝個「胸器」¹⁵，如果可以我想把喉結割掉，當 CD 就好（不會想要把聲音弄高），但就是很厲害的 CD 別人完全看不出來那種，然後假髮想換成真髮的（材質），就一直保養，不會想留長。想讓別人完全看不出來我是男生的 CD。

卉卉在「美」的定義上，就特別強調性別上的特徵差異，對他而言，扮裝的目的就是要追求極致地與女性相像，盡可能在扮裝時，遮掩掉自己所有的男性特徵，希望在外貌的呈現上，完全讓人無法看出他是擁有男性身軀的扮裝者。這個認同類別的扮裝者，就傾向將扮裝視為變身為女性的管道，對於「美」的追求，更能說是對「女性」的渴望，將理想中的女性外貌，呈現在自己的身體上而達到滿足，享受成為女性的感受。除此之外，卉卉又有著更進一步與他人想成為女性不同的原因：

卉卉：因為社會太現實了嘛，大家都戴一層面具。可是你男裝的時候就要一直保護別人，因為我在工作的時候是屬於…一部份屬於就是，我必須去抉擇我的……我還是要帶領我的下屬去抉擇他們下一步該怎麼做，然後他們所有東西都來問你，所以等於說你是個保護的人，有出事你就要上去被長官罵，就是很累。

他認為身為男性，就必須表現出能夠保護他人、領導他人的性別氣質，但這樣的特質卻讓他疲憊萬分。比起保護者，他更希望能夠成為被保護的對象，因此讓他建造了屬於自己的女性身分，當進入這個角色當中時，就可以放下社會賦予的男

¹⁵ 指的是穿戴式的仿真乳房，原是給因手術切除乳房的女性穿戴的義乳，但現在也有許多想增強胸部視覺效果的女性和男扮女的扮裝者會使用，在外觀和觸感上有較高的真實性。

性責任，而享受刻板中女性的形象角色。在這邊可看見，這類型的扮裝者想成為女性的原因，不單單僅是對於女性外貌的喜好，更有可能像是卉卉一樣，對於女性的社會角色的羨慕，再依照對女性的既定印象來建造一個女性身分於原有的男性身軀上，讓與生俱來的男性身分有喘息和轉換的空間。

雖然扮裝本身是一種跨越性別邊界的行動，但從上述的角度來看，卻也可能是一種性別框架的再製與重現，對認同自己是希望成為女性的扮裝者而言，他們所追尋的女性，往往都是社會中女性的刻板印象衍生而來的特質或是外觀。比起尋求呈現自我的扮裝者，他們更傾向依循性別常規而活，面對社會的誤解，多是採取沉默、迴避的方式來閃躲他人異樣的眼光，認為社會所制定的性別框架，是不容許被質疑或挑戰的，即便對其有所怨言或認為並不合宜，也不認為憑己身的力量，可以為此做出改變：

娜娜：要改變社會談何容易，非要有烈士才有可能，要有革命家的勇氣才可能談改變社會，這太困難了……社會壓力太大了，我自認抵擋不住。而且我也背負不起讓家人父母蒙羞的罪名。

為了能夠過上平凡的日子，在強大的性別體制下只能選擇循規蹈矩，即使自我的扮裝認同和性別常規互相牴觸，也無法公然地衝撞。因為跨越這道鴻溝，賠上的可能是工作、朋友、家庭或者是整個人生，這樣的代價，對任何人來說，都是相當的殘酷且不公平的。所以每個扮裝者，都會面臨到必須在扮裝認同和社會所期待的性別表現間做抉擇，必須平衡出一個自己能夠接受的狀態，形塑出自我的樣貌。

第三節 扮裝人生的插曲

無論是主動或被動，扮裝者多半都曾有過被揭穿扮裝身分，或是在扮裝時引來他人注目的經驗。尤其是在親友面前的互動經驗，經常會影響扮裝者對社會接受度的感受，他們處在矛盾的憂慮中，一方面希望能夠獲得到親朋好友對自己的支持，一方面又擔心被自己最依賴的人所厭惡。透漏自己在扮裝的訊息這件事情上，就必須經過一段深思熟慮後，才能決定是否對他人跨出這一步。不過百密必有一疏，在還沒做好準備的情況，被發現或是質問的場景也很有可能會發生：

寧風：就是她來我家玩這樣，是那時候在還沒把商品加入清單（當時受訪者正在進行網購假髮），還沒入手的時候，她在…那個時候我就剛好看，然後她來我家玩，忘記關起來，就這麼發現了，也算是不小心吧！……我有試過…就是想要作解釋，可能她就是還沒辦法接受，那我就想說算了……比較不能認同的就是她會把 CD 跟同性戀連在一起，這個我覺得比較沒辦法認同。

突如其來的曝光，讓當時有女友的寧風措手不及，引起了一場爭論，女友無法理解寧風的扮裝行為，很直接地將其聯想成同性戀者的一部分，再多的辯解也無法讓女友滿意，最後只能妥協在捨棄扮裝這個結局上。這也非寧風第一次被發現有扮裝行為，過去也曾被母親發現過女性褲襪，而家中的女性僅有媽媽一人而已，自然被媽媽質疑起，當下只能呼弄裝傻過去，因媽媽不再逼問而暫時解脫。這兩次的經驗，讓寧風更加確定，在他周遭的生活圈中，扮裝仍舊是無法接受的行為，也促使他對於坦承自己多了一份障礙。被親友揭發扮裝這件事也非僅有寧風一人，另一位受訪者娜娜也有類似的經驗：

娜娜：穿女裝的照片被太太翻到，反應是滿震驚的……這樣說吧，我覺得這件事的發現，就像是一個傷口的產生，當事情過去，傷口漸漸癒合，大家都不再提起，但是都知道曾有這個傷口的存在，兩個人都不去碰觸這一塊，我也絕不在她面前刺激她。當她發現的時候，她告訴我說，不要扮裝出門，太危險，會身敗名裂，要玩就在家裡，但我也從不曾在她面前扮裝過。

經過一陣安撫，娜娜的太太才勉強願意接受這個事實，不過從提出的但書中，也能明確地看到，太太對扮裝仍舊抱有負面的觀感，這也間接證實了娜娜對社會接受度的看法。就這樣，扮裝成了他與老婆間不能說的秘密，採用避而不談的方式，舒緩並繼續維持原有的相處關係。扮裝透漏後的關係，在台灣的社會文化中，幾乎都是一貫的不接觸、不談論、不公開，卉卉也曾鼓起勇氣，向自己男裝身分的知心好友告白扮裝事實：

卉卉：就講啊！當那麼久朋友，一兩個知道，很好的朋友，然後就是很久的朋友……訝異（朋友聽到後的反應），就是…就是眼不見為淨，就說跟他們出來玩都是男裝就好，不要再跟他們講女裝這塊，就算他們知道。

即便是最好的朋友，也無法完全接受扮裝的事實，卉卉只能無奈的維持現狀，認為對方只要有尊重他的想法，他也會尊重對方的想法，儘管可惜，也不會再繼續談及相關的話題，和前面兩個案例一樣，成為不談論卻是彼此都知道的秘密。親友的反應屬於扮裝者最憂慮的事情，也使得扮裝者對於性別常規不敢輕易抵觸，深怕有個意外，就讓原本美好的生活付之一炬。結果都只能選擇閉口不談論，以防為人生帶來打亂平凡的波瀾，因此在多數的情況，扮裝者都會做出忍受孤單保

守秘密的選項。

明瑾：呃…我有個大學同學，他前幾個月有來找我，然後他說「你怎麼穿得好像女生哦！」我就說對啊，然後也沒有特別講什麼。對啊…因為他講的也沒有講錯啊！他是屬於比較老一派的人，他會覺得男生就應該有男生的樣子。

相較於上述幾個實例，明瑾的這個插曲就顯得平淡無波瀾，但並非只是個幸運的偶然，明瑾的媽媽在發現他喜歡的裝扮時，不僅嚴厲批評，甚至會趁他不注意時，將他的衣物丟棄，讓明瑾與媽媽的關係到了一個冰點，不願與她有太多的聯絡。這樣的反差對待，顯示出親密關係的程度，對於接受扮裝與否存在著影響，上述無論是家人、親密伴侶或是知心好友，對於突如其來的「告白」，都反應出無法接受或備受驚嚇的表現；面對久而沒有聯絡的大學同學，對扮裝這件事就能夠以一句話輕鬆帶過，彼此間的關係也沒有因此有太大的改變。種種的跡象，都再次說明了親密關係的深厚，更容易成為扮裝者坦白自己的障礙，大眾對自己親密的對象，突然有了認知上的劇烈改變，都無法在一時就做到全盤的接受，更有可能引起各種排斥、反對的情緒。為了不破壞既有的關係，扮裝者只能靠著隱藏與沉默來保障關係的穩定。

第四節 小結

扮裝認同的形成，不外乎是在資訊收集、人際互動和社會觀感中萌芽，尤其在沒有受到強大侮辱且有獲得正確知識的情況，能得到較好的扮裝正向認同，本研究的受訪者們大多是傾向這樣的結果。不過雖然對扮裝有了正面的認知，卻還

是在發展後有了不一樣的扮裝認同差異，也就是前述描寫到的「美」的定義，使他們在和性別常規的相處有差別的態度。

從扮裝者對於扮裝追求的方向，就能大致劃分成呈現自我和成為女性這兩個不一樣的認同，這也是影響後續污名管理策略的重要因素。雖同為扮裝者，但在談論扮裝行為時就會有不一樣的觀點：以呈現自我為重點的扮裝者，較會將扮裝視為自我認同體現的方式，不會特別將這樣的行為稱呼作扮裝，對他們來說，這是一種自然且天生的感受，去驅使他們裝扮自己的外貌。性別的界定相對較為模糊，也因此勇於挑戰性別常規的限制，願意讓兩個性別的特徵都出現在身上，認定自己涵富有多元性別的色彩；而將扮裝目的鎖定在成為女性的扮裝者，源自對女性的好奇與欽羨，想要享受成為女性帶來的感受。他們有著很明顯的角色轉換過程，很清楚地界定出男性或女性的身分，藉由扮裝這個行為，來達到性別身分的改變，依自己當時的裝扮，來詮釋自己的性別，並且依循著性別常規，分別「表演」出不同的性別角色，不會讓兩間之間，出現混亂的局面。

第五章 污名管理與認同的再現

扮裝者在經歷自我認同的建立後，認同將會成為影響扮裝污名管理策略的選擇。面對社會文化中對扮裝的污名，扮裝者必須清楚地確認認同的定位，依照其認同的方向，來對自身的污名進行管理。選擇公開或是隱藏，都逃不了與他人的社會互動，重要的是他們如何規劃扮裝身分的處境。根據 Goffman(1963)的說法，被污名者必須藉由緊張管理或訊息控制的方式，來維持生活的穩定。被污名的扮裝特質，因可位移在明貶者或可貶者之間，給予了扮裝者控管污名較大的空間。所以在扮裝者當中，能大致分成兩種主要管理污名的模式，分別是可貶者的角色分離策略與明貶者的日常扮裝體現。角色分離：主要是選擇將扮裝的身分與原先的男性角色做切割，發展出另一個屬於女性扮裝的角色，兩個角色各自發展不同的社交圈，成為兩個平行線，盡可能地使兩方永遠沒有交集，也因此扮裝者成為可貶者；日常扮裝：將扮裝融入到日常中活當中，不將扮裝視為女性的表現，而是作為自我的展現，使扮裝特質明顯地出現在自己的身體上，故可視為明貶者。本章將延續上一章所談論到認同的發展，再依循其脈絡，來探究發展成兩種不同管理方式的因素，以及在這兩類型的扮裝者，又會分別遇到何種的社會衝擊和心理負擔，並討論在這樣的發展下，扮裝者未來的方向又會何去何從，所謂的「良好適應」是否真實存在。

第一節 角色分離的生存戰略

追求成為女性的扮裝者而言，認為既有的男性身分是一個無須質疑的存在，它是一個人生的主軸，而扮裝的出現，更像是種興趣的產生，而非對自我男性身體的挑戰。扮裝行動，是社會常規中不容許男性所做的行為，被認為有損男性的

尊嚴象徵(Johnson, 2005), 為了確保男性身分的正常運作, 另一個扮裝而成的身分就此誕生:

娜娜: 就公私分開就好啦! 男生的形象是公開的, 柔媚的形象留在另一個世界。要真的跨越性別那條鴻溝, 壓力太大了, 也不是我所要的, 就這樣在兩個世界穿梭, 也沒什麼不好。

將身份作完全的切割, 成為擁有兩個性別身分的人, 娜娜接受這樣穿梭在兩個世界的方式, 雖不可否認會有的寂寞與孤獨感, 但在社會性別常規的壓力下, 這是個不得不選擇的策略, 讓自己心裡的慾望, 藉由這個隱密的身分來發洩。回歸到原有的角色時, 則不會也不能展露出與那個「她」有任何的關聯, 兩者就像是平行線般, 在相同的軀殼, 卻是另一個的人生。

基於保密與隔離的原則, 扮裝後的身分不能共享男性身分的社交圈, 進而發展出另一個屬於扮裝角色的社交圈。在這個圈子當中, 扮裝者能夠盡情地扮演自己想要呈現的性別角色, 可以暫時拋下原有身分擁有的束縛, 以「她」的角色和社會進行交流互動, 無論是談論心事、討論服裝等, 都能夠跳脫男性固有的談話模式, 以女性的角度和其他人溝通。

卉卉: 我現在認識很多欸, (知道他扮裝的姊妹) 超過一百多個吧最少! 認識, 真的是可以出去逛那種認識。FB 還有一百多個 (好友申請) 沒有加, 是真的不想加, 以前是一直按, 而且誰回覆我就會 tag 然後回復他, 現在就偶爾看到不錯的回而已, 而且都不想加……男生 (帳號) 能出來玩的大概一百多個吧, 現在女生 (女裝帳號) 也是, 男裝 (帳號) 幾乎沒再開。

利用臉書或是部落格這樣的網路平台¹⁶，讓他們的扮裝身分有了更接近實體的存在，同時也成為建立新交友圈的捷徑，越來越多扮裝者，和卉卉一樣，有著一個女性身分的網路帳號，使用其拓展自己的交友範圍。這樣的行動，不僅拓寬交友的方式，更能享受到，成為女性在網路社會中的感受：

卉卉：上上網 po 幾張照片啊男生就飛過來啊…你只要 po 一些可憐文啊！他就會過來給你「哈囉！怎麼了？」啊…像我男裝的讚數一個禮拜，那張照片讚數了不起 20，50 我就很開心了，留言板 20 我就很開心了。像女裝，兩天就破百啦！兩百多，然後男裝是你要去加別人，女裝就是你放在那邊別人就會來加你。而且…因為有一部份，剛開始沒有認識的時候，女生的時候也有蠻吃香的時候啊！就會去接受這個權力、使用這個權力，然後適時的去推掉男生所要求的。

卉卉明顯地感受到男女間身分轉換的差異，享受著扮裝身分能受到的歡迎以及男性對「她」的獻殷勤，這也是他所追求成為女性的主要原因。沉浸在社會賦予女性的權益，滿足在創造這個身分的愉悅感，更成為他堅定扮裝身分的基礎。在網路交友中享受女性身分，也會讓自己暴露在被拆穿的風險，對這樣危險的感知，影響了扮裝者在決定透漏個人身分資訊時，會有較多的顧慮與防備。

娜娜：建立關係互相取暖固然是不錯，但是身分曝光的風險就大增。衡量之下，還是安全優先。我覺得扮裝的身分對我來說，就是人生的另一面吧？而

¹⁶ 台灣跨性別族群在過去沒有網路社群的時代，在要聚會或聯繫同好時非常困難，僅能透過一些非正式集會或第三性公關的場域交流。直到 2000 年，在中壢成立了第一個公開且正式的跨性別組織「TG 蝶園」後，跨性別族群才有了一個開放的交流平台，而後隨著社群平台的發展，才有越來越多的跨性別社團組織(何春蕤，2002)。

且我覺得讓這個角色在網路上有他的教化意義就好了，實體的存在其實越來越不重要。

與卉卉女性身分廣交好友的態度不同，娜娜採取謹慎小心的方式，即便也同樣創造了一個扮裝身分在網路上，但就偏為單面向的資訊提供者，較少與他人做深入的交談或互動，更遑論是讓網路上的友人見到他的真實樣貌，抑或是知道他真實的身分。雖然這兩位受訪者的職業工作都屬於高度敏感性，對個人形象特質高要求的領域，不過卻有著相當不同的交友理念。造成這樣的差別，可能是扮裝年資和年齡變項的影響，而導致對身分保密的看法有所不同，曾經歷過保守封閉時代的娜娜，對曝光風險較為敏感，對身分保密有森嚴的警備，就不像二十出頭的卉卉般，願意冒著風險，勇於交友。

不單單是扮裝身分的交友方式，在原有的身分當中，也必須處處謹慎小心，迴避掉任何會透露出另一個身分的處境，來躲避被拆穿所帶來的風險。卉卉在男性身分的角色中，難免會不小心透露出女性特質，像是防曬或是堅持用吸管喝飲品等等，這些情況難免會引起周遭人的揶揄或嘲弄：

卉卉：比如說喝飲料一定要用吸管，喝水也會，除非很趕就不用！坐姿倒是還好……因為當兵嘛！非必要的時候要曬太陽（平時操練外的活動），我一定會塗防曬油，即使只有十五分鐘我也要塗……（受揶揄後的反應）會啊！我都會帶髒字欸……操你媽的乾你屁事哦！我塗防曬油是你家的事是不是，就開玩笑這樣……我就會說爽啊！咬我啊笨蛋。

面對被攻擊性別氣質的尷尬情境，卉卉以陽剛的說話語氣，來化解他人對於其女性特質的嘲笑，讓同袍的夥伴即便對他的行為頗有微詞，也不至於質疑起他的性別身分。而會導致「露餡」的情境不只如此，尤其在面對跨性別或扮裝相關的話題中，如何選擇回應的方式，是做角色分離的扮裝者，相當重要的課題。

娜娜：儘量低調的回應，如果可以的話，糾正一些觀念，但絕不會把問題牽到自己身上，說我就是 XXX……我只能做到不去批判媒體上報導的跨性別現象，但是要傳播或是導正觀念的話，太困難了。

無論是身旁的友人或是家人，在談論到跨性別的議題時，即便是視傳播正確跨性別知識為使命的娜娜，也沒辦法直接地表達他的看法，先不論效益的高低，光是讓他人質疑的這個風險，就讓他無法為跨性別伸張正義。即使這個扮裝的女性身分有多麼美好，也絕不能攤在大眾的眼光下檢視，是個美麗但脆弱的存在。偏偏生活中，處處都藏匿成為扼殺這個身分的危機，一旦被發現後，就必須走向「消逝」來「消毒」真相所帶來的傷害。

寧風：我現在就是有考慮做切割，就是完全切割（指不再扮裝），恩…因為我覺得它們…還是…就是影響層面太深，對一個人的形象會影響很深……其實最近我還有跟前任（女友）有聊，我有就是傳大頭貼（戴假髮照）給她看，我在…就是問她有沒有機會復合的時候，她…就是因為我傳了那個給她，然後反而讓她對我的感覺都跑掉了，就覺得那就還是把它切割好了，因為就是…我有事情可以忙，也…不用說太關注這個方面的東西……就一種人生體驗吧…我覺得一直下去也不是長久之計，遲早會東窗事發。

寧風在經歷被前任女友發現的意外後，對自己扮裝的行為產生了質疑，根據他的觀念，結婚生子是人生重要的必經過程，但大多女性都無法容忍自己的老公有扮裝的嗜好，且隱藏又非一個長久之計，因而興起了將扮裝身分消除的念頭。雖然，至今尚未成功將其永遠脫離生命過，不過在考慮到未來的新女友或是老婆的評價，捨棄扮裝興趣這件事，會是一個相當可能發生的人生抉擇。

結婚這個願景，是讓許多扮裝者猶豫自身認同的重要因素，這也是已婚者娜娜在婚後非常擔憂的一件事，所幸其妻子在發現後，並沒有直接掀起太大的風波，幸運地逃過家庭破碎的命運。冒這樣的風險並非扮裝者所願，如果接受了扮裝身分的存在，就得面對可能發生的各種危機。因此，卉卉開放了自己對結婚的限制，試圖在婚姻和扮裝中獲得解套：

卉卉：在我這個不男不女的世界中，我只要找到…就真的真的真的一定要跟他走、非常喜歡的人，然後你也非常確定，一定一定一定會跟你在一起的那種人，我會就是不惜一切，無論是男女。如果說他是男生的話，他能接受能變那樣的話，確定的話，確定能跟我…走到底的話那我就會，我也會很愛他，我就會變 TG 這樣子¹⁷；如果說她是女生的話，她能接受我是 CD 的話，她很愛我，我也很愛她的話，我也是會和她結婚。

比起性別，卉卉更在乎的是「愛」。渴望「愛」，並讓這個「愛」成為支配自己的權衡，相信「結婚」會是「愛」與「終結孤單」的肯定，他願意為了愛來改變自己的身分。他也明確地指出，無論對象的性別，都必須建立在尊重他扮裝興趣的基礎上，才能夠進一步的交往，甚至是走一輩子。這樣的開放的選擇，對其他扮

¹⁷ 這邊受訪者卉卉想表達的是指：願意為伴侶變性結婚。所以依照本研究的分類，應該是屬於 TS 的類別，而非概括跨性別的 TG。可能是因為口誤或認知上的差異，受訪者才有這樣的回答。

裝者來說，較難以模仿，要在性傾向無所限制時，才能夠達到的一個願景。所以在進入戀愛或走入婚姻時，異性戀的扮裝者會再次重組自我的認同，以達到社會對於伴侶性別關係的要求。

隱藏、消除，然後再創立女性身分，扮裝者經常處於認同抉擇的混亂，這也是角色分離的扮裝者會不停重複經歷的人生歷程。遵循社會的性別常規，矛盾和衝突不斷產生，內心的拉扯從未停止過。角色分離的扮裝模式，帶給了他們較寬闊選擇生活的空間，在日常生活中，迴避掉所有污名化的待遇，享受「正常人」的生活，也享受成為「扮裝者」的愉悅，是這類型的扮裝者最大的獲益。不過，他們也須承擔著許多訊息控制所衍生的風險，一旦保密的過程出了差錯，就可能使人生出現毀滅性的傷害，導致既有的聲望、名譽、社交關係受到破壞，這是任何扮裝者都不願發展出的結果。

第二節 日常扮裝的生活守則

認為是在追求呈現自我外貌形象的扮裝者，較願意去嘗試在日常生活中進行扮裝。在這次的研究中，他們皆不約而同得留出一頭烏黑亮麗的長髮，認為過去的男性短髮是「平凡的、無趣的」，長髮的飄逸感更能夠符合自我喜好的姿態，這頭長髮也成為衝擊性別常規的首要突破。當然，我們可以從男性的搖滾樂手或是藝術大師身上，也看見一頭烏黑過肩的長髮，但在綁法或是整理上，扮裝者的長髮就是能夠透露出柔美的氣息，不過也因為有這樣相似形象特徵，讓男性留著長髮這件事，多了一些模糊的空間，能夠引起他人的好奇，而又不能肯定出某種事實。

維多：比如說我留這個長頭髮，出門特別容易受矚目這倒是真的，搭個捷運透過反射，就是會看到有人甚至很明顯的就是在討論我男的女的，或是很多人以為我瞎了一樣，明明在我視線範圍內一直說你看他你看他～就很想轉過去說你以為我瞎了是嗎？

當時的維多沒有做特別的扮裝，除了長髮外，與其他路上的男性並無兩樣，光靠著長髮就成為周遭的討論對象，以及出現一些投射向他的質疑眼光。這樣的經歷，符合了 Goffman 對於明貶者身分的認知，當扮裝者將受貶抑的特質，公然地呈現在身上時，旁人就有可能會失去「正常」的尊重，直接且公開地討論其污名特質，而不在乎自己是否逾越禮貌的尺度。人們對於性別的外貌分界，至今在台灣社會中仍然存在，僅僅是頭髮長度的差異，就能夠造成性別認知判斷的模糊化，面對這樣的模糊卻沒有正確的認知，就造成許多扮裝者得遭受各種異樣注目，生活上也多了一份壓力所在。

羅羅：恩…沒什麼，可是會感覺到那眼光！自己覺得沒什麼，可是別人的眼光會很明顯……就覺得很煩你看什麼看，沒看過長髮男生還是怎樣，一方面又覺得說他沒有（對自己有長髮感到驕傲）。

接受他人的眼光，羅羅雖然感到煩躁，但也將其轉化成驕傲，對他而言，受到注目也可能是因為他人對自己外貌的羨慕，用轉念的方式來舒解這些莫名的壓力。讓這些異樣的眼光，不僅沒有削弱，反而還增加了自信。其他扮裝者也免不了相同的處境，一開始總會帶來些緊張與尷尬感：

維多：我得老實說，我有時候、一開始還是會緊張一下，譬如說我突然意識到…像前天好了，前天我搭捷運，左前方就有一個媽媽很明目張膽就這樣盯著我，那時候我們那節車廂只有四五個人，然後我左前方右前方就只有她一個人，她就這樣看著我，然後我旁邊都沒人……

無可避免的緊張情境不斷發生，即便有所壓力，但不會成為他們體現自己的無盡高牆，而是生命中必要跨越的障礙。扮裝者會整理出一套屬於自己的應對方式，除了轉念之外，維多也有他自己面對這種情況的方式：

維多：因為我可能自己腦袋隨時都有想好就是有人這樣對我講（質疑他的打扮）我要回什麼……就是每次一遇到，就會想說如果是這個人的話他會怎麼回應我，如果他要來攻擊我要說什麼，要怎麼回應。因為我曾經看鄉土劇學到一個我好愛的台詞哦！就是，我忘記他們講到什麼，就是苗可麗在罵人，他就用台語說「孔子還在穿裙子哩！你怎麼不去穿！」我想說：「哦～這句話講得真好」，我就決定用這句話，就是把這句話學起來。

總是在注意到他人眼光時，就做好種種想像與對應策略，在內心站穩自己的立場後，那些造成壓力的場景就變得沒有想像中的恐懼，開始能夠用輕鬆自然的態度去接受外在的反應。也許是這份自信的神態，也讓維多生命中，仍尚未出現真實衝突尷尬的場合。而談至尷尬，扮裝者經常都會有著如廁的特別經驗，廁所性別的二元劃分，無疑是在挑戰扮裝者的自我認同，在扮裝的當下，選擇男廁或女廁成為最大的難題，更不用說在廁所遇見他人時，會形成的尷尬混亂。

明瑾：（進男廁時）有時候就是…我還穿的蠻一般的啦！可能…呃可能就是很一般的衣服啊，阿伯就視力不好，尤其是小朋友，他不太會認臉，對…他們就會…然後小朋友他們就不會什麼看看就好，他們就會很直接的說我走錯廁所這樣……就不理他，因為跟他講那麼多其實…我不想走到一半，在那個廁所的門口停下，擋在那裡跟他解釋這個事情。

選擇進男廁時，明瑾的長髮就時常被誤認為女性，雖然大體而言，被誤認為女性是值得開心的事，但在上廁所時，就是一件尷尬的事。為避免引起其他男性的質疑，有時明瑾也會選擇上女廁：

明瑾：比如說我穿得太誇張的話…上廁所會比較困難一點！找人比較少一點的地方。我穿裙子的話我會去女廁上……我會、我會趕快走進去趕快走出來，怕被認出來而已……所以我會挑比較沒有人的廁所，像我去百貨公司，有些樓層的人會比較少我就去那邊！

但這樣的情況又會陷入被發現是男性的危機中，使得上廁所成為日常扮裝者困難的抉擇。除了自己的認同外，還得兼顧他人的觀感，經常迫使扮裝者在許多時刻，得比一般人發揮更多的同理心，來揣測其他人的感受，用來避免自己做出讓他們混亂的情境。

維多：我知道這樣子已經足夠造成一些人驚慌困惑。有一次我就上完廁所正在洗手，我就看到有一個女生先看了男女廁，然後轉後又看我，然後又在看了一次男女廁，結果她往我這間走進來！一個女生，我在洗手一抬頭想說：

「靠！她怎麼走進來？！」我就趕快走出去，想說她會殺我，因為裡面有三個男生正在上廁所！

這種有趣又無奈的狀況，經常會在這類的扮裝者生活中發生，為了盡力融入大眾的生活，扮裝者盡力在維持扮裝與不驚擾他人的方針中活出自己，即便避免不了不停發生的尷尬和緊張，也沒有阻止他們在日常做適合自己的打扮。影響不僅在與陌生人交流上，和家人或朋友的互動也無法逃避，面對這些與自己有親密關係的人，更是個需要謹慎處理的課題。

在第四章有提到關於朋友對於自身扮裝的反應，若像是前述明瑾的狀況一樣，是在扮裝前的友人，發現扮裝的事實時，就可能會有較訝異的表態。在日常進行扮裝後，雖然可能會影響過去的社交圈，但對於未來的社交圈，扮裝後的外貌，卻能成為一種篩選的媒介。

維多：我自己個人覺得就是它(長髮)可能已經先把我過濾掉不會想認識我，所以我也沒有碰到說就是認識然後說不要(不接受他扮裝)之類的，因為我覺得…可能因為我留長髮就先把我過濾掉這樣，所以可能會來跟我認識聊天的，就是要嘛抱持好奇、要嘛就是不排斥。

會自動替自己篩選出願意接受扮裝，或是對扮裝感到好奇的人們，自然而然，身邊會出現的夥伴，都是能夠輕鬆相處且不排斥扮裝的朋友。有了這層過濾，大部分的日常扮裝者，即使和過去友人不再聯絡，也能重新打造出一個屬於自己且舒適的交友圈，在這個新的環境中，能夠自在地做自己，不必擔心因為逾越性別規範，而遭受到他人的斥責。但進一步討論到家人時，就不如朋友般輕鬆，畢竟可

以結交新朋友，但原有的家人並不存在著替換這件事。尤其在與較保守的家長應對時，就有可能產生衝突和不諒解：

明瑾：很少回家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每次我回家她（媽媽）都叫我剪頭髮。我徹底死心是她把我的鞋丟掉，然後我就搬家…因為她已經丟…第一次應該是…我剛開始被發現，就是國中高中的時候就被丟掉，後來又丟，然後第二次後我就搬家。

明瑾的媽媽無法理解他的扮裝行為，一味地認為與同性戀傾向有關，即使明瑾再三的解釋，媽媽也不願意信任他的回答，而固執地用衝突的方式來處理問題。這使他們的關係到達了一個破裂的臨界點，就此他們分隔兩地，不願有太多的聯絡，因為在明瑾的觀念中，他最大的噩夢不是面對他人的眼光，而是擔憂母親是不是又偷丟了他的物品，或是趁睡夢中減去了他的長髮。

和家長的溝通的確非易事，戀愛性向為男性的維多，還必須同時面對外貌和性傾向的質疑，在一次同志遊行時，意外被拍攝進報導的照片裡，毫無準備的情況中被迫出櫃：

維多：她是寄簡訊啦！就是寫了一些小小的，有點語重心長的話，覺得我這樣子好像不好啊、不孝啊什麼的，有點辜負她的期望……當下有點難過啦！但畢竟是學心理諮商的，也有學到這塊，就運用了其中的技巧來溝通！就跟她講，你以前認識的我也是我，現在的我也是我。

擅用溝通的維多，再加上有心理諮商的專業，成功地化解了這次的危機，雖然媽媽在後來，仍然不死心得向周邊的親朋好友，詢問相關的資訊，想要找出矯正的方法，但在維多和其他願意支持他的家人說服下，媽媽也逐漸不再有意見，願意接受這是與生俱來的特質，雖還不能大肆談論，不過也默默認同了他的作為。這和明瑾的處境有非常不同的差距，造成這樣不同的結果，在生活環境、教育背景、個人特質上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研究中並無法直接看出影響的因果關係，但證明了扮裝絕非只有斷絕親子關係一路可走，而是可以透過更多的溝通、正確知識的傳遞與親友社群網絡的連結等，來緩解家長應對孩子性別衝突的困境。

在日常生活扮裝，不可避免地，會有各種尷尬與緊張的情景撲面而來，這類型的扮裝者，首先就必須學習與家人、友人，更甚至是陌生人的互動方式。他們通常會先行預設對方的處境，以避開造成不必要的矛盾或混亂，來減少他人的疑惑，也減少自己被行注目禮的機會。在處理舊的人際關係上，就需要花費更多的耐心與溝通能力，並接受他們的驚嚇，然後再一起努力修復舊有的情誼；而新的人際關係也會成為新的支柱，這個新的圈子當中，不必去隱藏扮裝的身分，能夠坦然地用真實的自己來進行交流。最後融合新舊的社交圈，建構出真實不偽裝的生活圈，是這類型的扮裝者，心目中理想且可望達到的生活方式。

第三節 小結

扮裝者根據自身的認同，來建造出不同管理扮裝污名的模式，無論是選擇何者，他們都是希望自己的扮裝身分，可以在社會中得到「良好適應」，能夠在最低的壓力下，做自己所喜好的裝扮。如果沒有選擇離群索居，那勢必就需要產生出與社會互動的應對技巧，由於自身含有被污名化的特質，若希望和其他人有「正

常」的互動關係，則需靠著隱藏污名或舒緩污名壓力，來維持生活的運行。扮裝者因為其特質，能夠在明貶者和可貶者之間做選擇，衡量自己的認同與抗壓性，來決定是要成為一個角色分離的可貶者，又或是一個日常扮裝的明貶者。

生命切割成兩個部分的扮裝者，能夠在兩個完全不同的性別領域穿梭，不僅可以擁有男性在社會上的各種優勢，更可以享受成為女性的美麗與他人的讚美。看似個兩全其美的污名管理方式，卻依舊給於這樣的扮裝者不小的壓力。雖然表面上遵循了性別規範，讓兩個角色都可以表現出一致的性別形象，不過社會並不允許一個人擁有兩種性別身分，認定生理性別決定了人的一切，每個人都應該滿足於自己天生的性別，逾越是件天理不容的錯誤。因此，他們謹慎小心行事，深怕一個不小心，就讓這個「羞恥」的秘密曝光。從談話內容、藏匿衣物、扮裝後的社交方式，都存在著一定的壓力，無時無刻都需要思考著，這些訊息會不會透露出另一個「她」或「他」的身分，畢竟這兩個身分，應該是永遠不會相交的平行線，也唯有這樣，才能維持「正常」的生活秩序。

進入日常生活的扮裝者，將污名的壓力攤在社會的眼光下，扮裝進入生活的每個場域中，同時壓力與緊張也遍布在生活的每個角落。驚慌無助是成為日常扮裝者必須面對的挑戰，情境發生的初期，緊張、手足無措是必然發生的，但也非是永久的常態。逐漸累積與他人的互動經驗後，會自然得發展出讓扮裝污名在緊張情境中緩解的模式，可能是微笑迴避、轉念或是預設立場。用一些幽默輕鬆的方式應答，可以降低自己的緊張，消除情境帶來的緊繃感，並使其能夠順利進行，扮裝者的生活也會漸漸順暢舒適許多。在社交上，則因對象的不同，有不同的因應方式。與扮裝前建立關係的親友，就得付出更多的努力，來讓對方接受自己的改變，尤其是與自己越親密的關係人，越需要正確的溝通與知識傳遞，來重建彼

此關係的連結；扮裝後的新關係建立，因有了扮裝外貌的訊息透漏，可以有效的篩選出適合、接受自己的夥伴，相處模式則傾向自在與舒適。依照這個基模，循序漸進地「友善化」自己的生活圈，脫離部份性別常規的操控，用更貼近真實的自己活在這個社會中。

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

第一節 結論

性別的「跨」越，被認為是「跨」性別族群最突出的特質，一種超越界線、規範的自我，但他們真的跨越出去了嗎？又或是這個社會容許他們跨越嗎？而我們又是如何理解跨越呢？本文以男扮女的跨性別扮裝者作為研究對象，在台灣現今社會中，比起女性表現出陽剛特質，男性表現出陰柔特質或是形象，是具有更強烈的貶抑性。從在家庭開始，性別規範的限制，把任何一個人的內在和外在外在，都訂立了一套標準，這套標準的使用根據，則來自於與生俱來的生殖器官，規範的分界只看得見生理，否定了心理的認同，但作為一個「我」，它的影響力，早已超越了生理的限制。性別認同的萌芽，是成為扮裝者的必要途徑，相較於同性戀或雙性戀者，雖然同樣有著自我認同上的混亂，但扮裝者並非執著於性向的探索，而是性別的表現方式。形象與姿態，是大多數扮裝者特別專注的部分，藉由外在的呈現，來體現內在的認同，為能達到其目標，扮裝也就此進入了他們的人生。

意識到自己的認同，同時也會發現自我認同與社會常規的衝突，不管是疑惑、痛苦，或是壓力和矛盾，都不停地衝撞自我。若是在過去網路資訊不發達的時代，往往扮裝者在此時，都僅剩罪惡和譴責陪伴，病態化自己，對自己的特質加以污名化自身(謝世忠，1987)。慶幸現今網路的發達，無論是扮裝的正向資訊，或是扮裝的社群連結，都能夠靠著鍵盤輕鬆地獲得，使得扮裝者形成污名化認同的程度減緩了不少，同時也減輕心理衝突的負擔，多了些「做自己」的勇敢。不過，認同並非是種固定且常態維持的模式，它時時刻刻都在建立與重組，扮裝者在這

個時期，會去摸索「扮裝」對於自我的意義，逐漸劃分出兩種的認同模式：一種是對於社會女性形塑的認同；另一種是自我內在體現的認同。兩者間對於性別常規的處理方式有相當不一樣的想法，也使得他們在管理自己的污名特質與再現認同時，表現出不同的策略。

扮裝者踏入社會情境中，就無法避免與他人互動。所以必須擬出一套屬於自己的策略，一套對於自身扮裝污名的管理策略，用以讓每個互動的情境能順利地進行。因為扮裝的特質，能夠穿梭在 Goffman(1963)為受污名者所作的分類，也就是可貶者和明貶者之間。這時，認同的重要性就能夠顯現出來：認同女性社會特質的扮裝者，即使有所怨言，也遵循了社會的性別規範，並照其常規的想像，來創構出男性與女性這兩個角色，要求性別表現的一致性，對於二元的性別有清楚的分界，盡可能追求沒有混亂感的形象呈現。將兩種性別皆放入自身，根據所處的場域，來選擇要展現的性別身分，且斷絕兩者間的任何聯繫，維持男性身分不被女性身分影響，完成角色分離的管理策略；認同自我大於符合社會期待的扮裝者，擅於超越性別二元的疆界，所有被性別標籤化的事物，對他們而言，只有適不適合，沒有性不性別。儘管自己喜好的方向，被認為是有損性別形象的選擇，也沒有阻止他們對於「做自己」的理想，但也因此造就出更多緊張的生活情境，扮裝者身上性別混淆的特色，常會引起他人的質疑或嘲弄，必須建立起良好的溝通方式和處理狀況的規劃，才得以順利在日常扮裝的管理策略中，和污名的力量一起生活。

跨性別扮裝者的存在本身，是一種撼動社會性別常規的力量，但在社會的能見度上，卻遠遠不及同志族群般，能發出屬於自己的聲音。造成差異的影響，不僅是在人數上的落差，更是在扮裝特質的分離性。尤其是進行角色分離策略且是

異性戀的扮裝者，相較於同志或其他的扮裝者，有較多的資源和機會，同時符合扮裝認同和達到社會期待，能夠像個「正常人」求學、工作還有結婚生子，只要做好妥善的隱匿，扮裝污名就會是屬於自己唯一的秘密。進一步的說，這類型的扮裝者所承受的污名，是來自於自己認為社會對扮裝者的污名，而非從社會直接接受到的污名。這樣可貶者的優勢，降低了挺身而出的意願，也延緩了運動力量的凝結。跨性別族群在社會上，是弱勢的少數群體，再加上部分扮裝者的隱蔽性，更難團結力量來抵抗性別常規的不公。不過網路的普及，鬆動了上述的限制，除了日常扮裝者在生活上的政治表態外，網路社群的出現，讓所有扮裝者都能在匿名的保障下，交流資訊、建立網絡與增加跨性別的能見度。雖然不及走入社會直接衝撞規範的迅速，但不可否認的，跨性別也開始有了自己的凝聚力，對於打破常規，建立起友善社會的理念，也算是往前緩緩跨了一步。

不論扮裝者選擇了哪種管理污名的方式，除去上述所言及的政治潛能，最重要的是自身如何適應和順利地建築未來的人生。從受訪者中，歸納出能夠降低生活壓力的重點——「降低矛盾」。所謂「降低矛盾」絕非是要求所有扮裝者，都執行日常扮裝的策略。是希望扮裝者必須做好「身心一致」的調整，也就是認同和污名管理間需要達到一致性。以做角色分離的扮裝者為例，此策略能夠帶來安定且享受兩種身分的快樂，但必須承受得住孤獨感與藏匿秘密的壓力，如果抱持著追求親友的認同、渴望分享祕密的夥伴，就不那麼適合這類型的管理策略，可能因為身心的不一致性，造成更多的壓力和痛苦。日常扮裝者也是如此，若是不能夠對外界眼光有足夠的抗壓性，明貶者的管理策略就較不適合。因此，本研究並非要指出何種管理方式才是屬於「良好適應」，而是希望扮裝者能找到屬於自我認同的發展脈絡，並選擇一個最適合自己的管理方式；其他非扮裝者的大眾，可以看見和體悟到社會上無所不在的性別框架，並且能去反思自身經歷的處境，

衡量性別常規的合理性與正義性，再碰見性別引起的課題時，能夠多一些不同角度的思考，這才是我最希望這份研究要闡述的理念。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在訪談的過程中，由於受限於時間和距離，以及身分的保密上，有幾位受訪對象，因此無法完整地收集到足夠的資訊，無法納入研究分析，被排除在本研究之外，是相當可惜的。除此之外，跨性別扮裝者處於爭議性高、備受污名的社會位置，向外坦承自己的身分特質實屬不易，在研究初期尋找受訪者上，的確遭遇到了不少困難和拒絕，最後在各社團、人際網絡的幫助下，找齊了 6 位願意受訪的對象。因為研究涉及了受訪者的意願，免不了地在本研究中少了不願意受訪的扮裝者，意外地找到了 6 位都具有對扮裝正向認同的受訪者。對扮裝有著負向污名認同的扮裝者，可能因自身對於扮裝的厭惡和怪罪，沒辦法有勇氣向陌生的研究者，坦白自己的心路歷程，所以使得這次的受訪對象這扮裝認同的正負觀感，有相似的方向。雖無法肯定這個限制帶來多大的影響，但確實讓研究少了另一個面向的分析，是本研究最大的限制。

研究過程裡發現，在規劃和提出「扮裝者」這個名詞的開始，就再次陷入了性別二元分別的既定概念中。因為本研究是探討因社會而起的污名，無可避免用社會性別的角度來分析討論。無論是在訪談，或是後續分析中，研究者都必須一直「進入／跳脫」社會設置的社別框架，期望能在一個平衡的立場上進行研究。但因我終究非處在跨性別田野中的一員，在用詞和思考，就容易套用長期在社會中，性別規訓帶給我的框架，也許無法正確地分析出扮裝者所要表態的意念，這也是本研究可能造成的一個限制。

基於前述的理由，未來對跨性別族群的研究，應考慮盡可能投身走入田野當中。受污名者社群注重與「自己人」的交流，若僅是從「旁人」的角度來做研究，可能就會陷入和本研究一般的困境，沒辦法拓展更寬廣的受訪者範圍及進入跨性別者的思維。若能夠完全進入田野，成為團體的一份子，我認為，這樣一來就能更加看清楚跨性別真實的風貌，也可以更準確地從跨性別的角度，來思考扮裝者的社會處境，找出適合他們的生活模式。我想這會是未來值得再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參考書目

- Allen G.Johnson(2008).意識形態，迷思與魔術：陰柔特質、陽剛特質與「性別角色」
(*The Gender Knot: Unraveling Our Patriarchal Legacy*)(游美惠譯)。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p95-p127)。台北市：群學。(原著 2005 年出版)
- Erving Goffman (2010).污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曾凡慈譯)。台北市：群學。(原著 1963 年出版)
- Paul Spicker (1984). *Stigma and Social Welfare*. London and New York: Croom Helm.
- 何春蕤(2002)。性別的「體」現：打造跨性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四十六期，
p1-p43。
- 吳嘉苓(2002)。受污名的性別、性別化的污名：從台灣「不孕」男女處境分析污
名的性別政治。台灣社會學刊。第二十九期，p127-p179。
- 呂孟育(2012)。安能辨我是雌雄—淺談跨性別。諮商與輔導。第三百一十三期，
p42-p45。
- 邱郁茹、高淑芳(2012)。高齡未婚女性汙名化與去汙名化之探討。諮商與輔導。
第三百二十期， p16-p19。
- 高宏翔(2012)。就是要扮裝——述說「性／別越界」的故事。世新大學新聞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
- 張秩鑫(2004)。徘徊在「聽」與「聾」之間：回歸主流教育中聽障大學生的身分
認同。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國書(2008)。扮裝異男的性別逾越/愉悅。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論
文。
- 畢恆達(2003)。男同性戀與父母：現身的考量、策略、時機與後果。女學學誌：

- 婦女與性別研究。第十五期，p37-p78。
- 唐宜楨、陳心怡、吳慧菁、鄭詩蓉、高藝洳(2009)。身心障礙污名認知與污名主觀經驗—以精神疾病患者及脊髓損傷者為例。身心障礙研究。第七卷，第四期，p230-p244。
- 陳宏梅、史曉寧(2010)。愛滋的污名烙印。新臺北護理期刊。第十二卷，第二期，p51-p57。
- 陳美華、蔡靜宜(2013)。說些醫生想聽的話—變性評估的性／別政治。台灣人權學刊。第二卷，第二期，p3-p39。
- 蔡宜芯(2011)。錯置身體的靈魂—性別認同疾患之診斷與治療。諮商與輔導。第三百零二期，p44-p47。
- 蔡宜蓁、呂佩珍、梁蕙芳(2013)。愛滋病污名之概念分析。長庚護理。第二十四卷，第三期，p272-p282。
- 謝世忠(1987)。認同的污名：台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自立晚報。
- 謝秋芳、林致柔、吳璧如(2013)。跨越彩虹—跨性別者性別認同歷程之敘述研究。性學研究。第四卷，第一期，p41-p69。
- 簡錫堃(2011)。污名化與司法偏見—卡債者的二度傷害。司法改革雜誌。第八十六期，p60-p62。
- 蘇薰璇(2013)。「保險是騙人的」—壽險業污名形成之制度因素。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六卷，第二期，p251-p298。